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九

卷第三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論

六經論

六經者古也今稱五經又曰十三經五經者合樂於禮也而四書單行猶之乎六也十三經者易詩書論語孝經爾雅春秋三傳周禮儀禮戴禮孟子也茅子曰均非也夫孟子傳也何以經

爾雅雖或曰周公爲之然其學在事物之間而
且成張仲孝友或曰子夏輩爲之而後儒附益
焉則可也亦傳也何以經春秋之三傳夫旣傳
矣又何以經傳則胡氏之言亦何可廢也戴禮
之附益多于爾雅矣功令人習一經而共四書
四書之大學中庸則戴禮中一篇耳孝經夫子
立教之本也周禮周公制治之微也儀禮禮之
舊文也及戴之春秋功令有胡傳則又在十三

者之外也惢惢焉三百載而葬之易何也或曰周禮劉歆附益之又缺冬官夫冬官散見五官編次者失耳所缺者止惟王一條爲在其缺也缺膚病爲經乎書百篇而今幾何詩不有逸耶其附會則未之見也歆附會其說以成莽耳豈無附會詩書以亂天下者乎詩書其可廢耶然而周禮政事之書也書之倫也不可以言禮故書載周官紀其綱也而周禮爲目周禮之舛錯

方孝孺嘗釐正之今其書不傳即傳亦未必盡
合祖其意而正之以合于書猶之合樂於禮也
是爲經一儀禮之爲禮也朱熹嘗欲以之爲經
而取戴禮及諸經史雜書語有及禮者皆附之
夫史與雜書爲可經也他經又爲肯取也取戴
禮之言禮者以合儀禮而禮具矣仍以樂附之
別見于後如周官之別見於書可也是爲經一
春秋之經具在也三氏之傳與胡而四各爲書

以附其後此傳附經而行者也是爲經一爾雅詩之餘也詩之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出于卜子夏者猶春秋之出于公穀左氏者也其出于後儒者猶之出于安國也三傳合而離爾雅離而合附於詩而可矣是爲經一易無他岐也而說卦有疑焉然析數聖人之言而合于一卦此宋人章句之學也各返其故而已矣是爲經一仲尼合帝王之道以師萬世其所言自當

單行也而不當有所雜有所避王世貞嘗欲取月令檀弓緇衣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曾論之爲門弟子言者合而爲傳以與孟氏英傳其言近之矣竊以當以孝經爲主取大學之全文及論語家語之言出於夫子者合而爲經而冠之以孝經以學莫大于孝也或易之曰聖以仲尼合諸聖之聖也大學無經無傳皆夫子授曾子之正脉也其有曾子曰者如今之

文集而門人偶自記其言于後也烏可以一言
而黜全文哉如春秋有孔丘卒而得云春秋非
孔子之書哉古文不舛也經傳强名也故曰此
聖人之言也而無取擇焉其論語之出門弟子
者自爲書曰魯論弟子之所論也中庸子思之
獨裁也猶之爲孟子也曰子思子曰孟子而家
語禮記之駁者斥焉稍馴者合而爲一曰諸子
以四書爲傳亦附其經而行是爲經一夫如是

而六經庶犂然乎至于注疏則難言之矣漢唐
諸儒拮据而存之仰存之未必盡合也宋人祖
其說而欲隱其名何異不葬之于秦葬之于漢
乎且偏至之說亦未必盡合也故　文皇擢大
全職哉識也而儒臣不能稱後此而言經者微
矣異矣亦駮雜焉何可廢也有豪杰之士正六
經之綱別諸傳之目分列注疏集註宋明諸儒
之說各標其剏異者之名無使得陰襲焉而折

衷其是斷于後此萬世之功也聖天子之事也雖然春秋之作不待王者學府之標亦出儒生成之待其人而後行可也必欲合功令則奚習所爲孔氏之經者而仍人一其五則雖由今之道而不失乎古也

說卦論

易者象也蓋以取象乎物也易無所不通則象無所不可取也自有說卦而通者滯矣漢人欲

通其滯故乾以龍而易馬坤以龍而易牛也馬疑于乾坤龍疑于震不能通也則不得不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而其滯者終不可通於是王輔嗣刱忘象之說邪和叔至欲忘卦棄畫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其言灑然釋滯刷膠矣然則說象之義何在乎故朱仲晦曰皆非也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于太卜之官

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標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其亦可矣其意以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爲象亦一物也猶之辭而別有冊以記之如左圖右史者也其亦謬矣夫孔子之所謂象卽卦體耳使爲龍爲馬者別有象亦可曰易者辭也矣又安所云立象以盡意哉卽如是又何爲乎而與說卦者異同哉豈太卜所陳之象聖人以爲非

又從而易之哉如此則卦辭亦當廢矣又安所
云玩耶至于先儒之所論更有益其謬者如艮
爲手而仲晦曰手能止物故謂之艮夫如是則
手不能動物乎坎爲耳痛而孔氏曰勞卦爲坎
聽勞則耳痛也夫勞視者多矣勞聽者鮮也卽
勞聽而牛鳴于耳有矣痛者無也兌爲妾爲羊
孔子曰妾少女從娣爲娣也羊性順也夫羊外
剛而內柔未聞其爲順也妾以少女則兌爲少

南而無雅頌雅頌入之管絃而列國之詩徒聲
而不入樂其所謂大雅小雅猶之有大呂小呂
也辨嚴而旨精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猶有說
是先義是著足以折衆喙而信將來獨遺焉詩
之六義見于周官而世所指爲卜子夏大序亦
具焉此豈左荀之所可望而况戴記遷史傳訛
而假冢者哉其曰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使風與雅頌其義同例則前

雅頌于賦可也後風于興可也何爲乎一往皆而二殷之乎蓋風者詩之義也若賦比興則與其音雅頌則與其體而風則貫之故以當五者耳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風之義也而乃目國風以爲四始將何居焉此程氏之所未及而議詩者之所當先論也不特此也嘗考逸詩其言微而旨永不下于三百篇夫子與門弟子亦嘗引而論之何以

獨逸也鄭樵氏有言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則置之謂之逸詩夫風雅頌則非也其以不得聲而逸則是也蓋詩之刪所以爲樂也猶易以爲筮禮以爲儀而後世言詩易者異乎禮故亘萬世而不得聖人之意也知此者夫子必曰可與言詩矣

春秋論

天不言而萬化成其可見者風雨露雷耳風雷

作而耘植勤雨露施而栽𥘉作固不待天之詔
戒也而黍者成其黍稻者成其稻以至稷麥禾
菽靡不然天豈分五穀之性與時而施之哉而
民固已各飽所欲而去矣飽所欲而婦子嘻以
喁精神植以强又烏在其必稻而精鑿黍而馨
香乎唯聖也法天故春秋之作因魯史之舊文
加筆削之深意其垂法也如日月之昭星辰之
定而其例不設其意不詳聖人非故闕之也以

舊法之謹嚴莫過于魯史其屬詞比事可以訓
聖人有取焉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此
劉永之之說也如此則何以曰筆削曰知罪即
以棄取爲筆削所以棄取爲知罪何以魯史之
筆能凜然萬世之防乎魯固多君子能至斯乎
且一因魯史之舊矣何獨于宋惓惓焉外災不
書而宋獨書外娶不記而宋獨記州公郭公不
盡公而宋終始稱公此亦魯人之獨宗殷乎其

言可乎夫如是則終無定說學者安所裁我故
曰如天之風雨露雷而惟植五穀者之自酌取
也不然易有卦有爻而復爲說卦爲大傳聖人
若是不憚煩豈于春秋不能爲經以定其凡爲
傳以發其例而待于後世公穀鄒夾各以其意
言之至左氏者原以叙事而非以明經乎蓋正
有所不必也何也二百四十年之閒事傳于人
若左氏之書世必有而無待于爲也公穀鄒夾

之學令或廢或傳廢不以晦傳不以明也即降之而程而胡去公穀更遠言之得失亦相半也何也其心同其理同仁見之而為仁智見之而為智春秋所以立萬世之極而非僅僅以傳信為史也故誣不妨于左鑿不妨于公穀膠不妨于程胡紛不妨于啖趙鄭黃而春秋之用自足以立萬世之極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

八陣論

明文論

國勢論

卷第四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論二

八陣論

勝與敗不兩立者也故善爲兵者曰先爲不可敗不可敗而勝之道寓乎其中矣若曰要爲不可敗而無事乎勝則其連兵合師非歲月可計也兵鬬拙速不鬬巧遲智者所不出也與師十

萬奔走道路者數十萬家仁者所不忍也蘇子
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
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
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茲言也非仁知之所及
也蘇子豈舒乎哉忍乎哉葢其大要由于不知
兵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管子變爲萬
焉其五人爲伍同也周則五伍爲兩以極于五
師爲軍無不用五齊則十軌爲里是用十也四

苟如此則去簡就繁也鄭去繁就簡也易當是時諸侯角力孰不可就其易者而區區之鄭猶守其魚麗鵝鸛之遺法乎蓋管子所言者軍之制也非陣法也陣法者不出于軍制而特以錯綜變化以固其不可敗者而已亦非有他術以神巧詭勝也夫不知不可敗之所以勝而曰意不求勝則迂也甚而曰猶如天度之有五日四分之一故特爲之奇而不齊以則之則愚也夫

迂與愚蘇子且不免焉他何尤焉夫蘇子非迂而愚者也而獨于兵則然此非蘇子之過也自三代而降世鮮敦詩說禮之將故間世而有亮與靖焉以有本之學當司命之寄能推先王之意以制必勝之兵而儒者不知反震以爲神鬼不可測故望之太深求之力反太淺而于是兵不明于天下矣夫蘇子儒者也我何責其兵特兵者儒者之事也儒者不知而後世徒以責之

悍夫驕弁至推先王之意以爲制勝之師而反
曰僅僅不敗而已夫僅僅不敗者亮一人耳葢
當時以魏有懿故大勢相埒耳然其每戰之勝
負自疊爲之非交綏而退也亦亮早亡故成敗
未究使魏無懿卽有懿而亮不亡亦未測其所
止也況祖八陣而爲車戰者馬隆也卽八陣而
爲六花者李靖也一以三千之衆救垂亡之涼
州一以三萬之衆破百萬之頡利此豈特不敗

而已哉故我非辯蘇子之言也以天下疑神疑鬼之八陣即先王分田制井之八陣而不可敗而可勝者也迫而玩之祟而震之兵不明于天下士有有本之學者反不得當軍此亦智者所不出仁者所不忍也

明文論

王世貞曰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齮齕勝已者此其常也故其與攀龍氏竝與時毘陵唐順

之晉江王愼中已久以文名天下矣二君子起
欲奪其席故變其格曰非先秦不言抑揚其辭
曰非先秦而言者非文也今王李之文具在能
語語先秦乎哉然而其文亦傳其傳者非以先
秦也苟以先秦傳則二子幾無傳矣文固發其
意意有所極至則徹于理徹于理則字句不求
工而工即世貞亦嘗云意至而法偕至也乃欲
舍理而論辭不知辭有未工者正以未徹于理

耳如美婦人然人人見而豔之者必異乎人者也其或以豐或以纖纖必不見骨豐必不見肉故人人稱之使其見骨與肉焉非天下之美婦人也其不見骨與肉則美矣又從其稍豐者笑善病之夷光稍纖者笑儽𤄶之阿環亦何謬也故四君者皆傳而其所以傳者不以其異而以其同若其所以不相下之故則世貞自命之矣故先君子居其時不與之角口語時時竊歎而

已今其文亦必傳亦傳于其同者非以戰有勝
有負而不戰足以謝甲乙也世貞之言有可異
焉曰世之文行者碑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
也冒其名不瞻所繇苦而要之理亦寃矣哉此
其言好勝而激于佹不自知其背也不特背于
史亦自背矣史不衷于理可傳乎太史遷史之
祖也稍稍退儒術進游俠班固即扼而論之豈
游俠諸傳文辭不燁燁哉自有在也即世貞之

文使不傳理其能一言傳乎其所岐理與史而二之者惡李夢陽欲洗晚宋之陋而不能忘性命之論也夢陽論性命之文甚膠結晦蝕不稱然其膠給晦蝕者理不足而病文非文不足而病理也易言理而精微論語言理而典馴軻言理而爽切周言理而閎肆世貞能曰此理也非史也世之以文行者不足取程焉否耶文至晚宋諸儒而弊其弊也以為理之昭析不能如愈

之挺軾之快安石之毅而徒以口語自亢故在
以偏至之見如列禦寇屈原之徒然其意徹則
其理彰理彰則其詞工又有似精而蒙似踴而
掬如朱熹者流意未盡徹則其理未盡彰理未
盡彰則詞欲工而愈腐世貞繼二李之後擴而
充之其識亦闊矣猶局于域不敢駁其理乃欲
以理讓之而自居于史以行其文豈不背哉雖
然宋何可幾也歐蘇曾王互相推許雖趣尚或

殊而終不以昧其文之是非至明興乃一變而爲齮齕之習故世貞未死而才不勝者家起而欲凌之宋諸子之名不加小明諸子之名不加大徒爲今古以益人歎耳世貞晚而頗悔之無及也故我之爲是言也非以抑之也明其過而後其德昭著其大而後其小泯不欲其互起互滅而欲其一揚而終無抑也

天下之存亾勢而已矣三代以上勢在德三代以下勢在機商之代夏周之代殷其先皆二帝之臣也比肩而爲列辟德盛者先爲天子故雖有征誅之迹而其積漸之勢久矣故曰在德周之亾以諸侯强秦之亾以子弟無尺土之封前漢文景之危又在諸侯强哀平之亾又在子弟無尺寸之權而益以外戚閹監終歸于强臣外戚强臣之弊矯之而强本弱支之說不能變則

亦終歸于强臣晉之西其亾也猶之文景也晉之東其亾也猶之哀平也而亦終歸于强臣自此强臣之禍歷宋齊梁魏周齊隋而莽之能變逮乎唐而亂天下亾天下者猶俱强臣也而益以閹豎至宋始一變而收兵權玆變也漢以下莽之能變者也而自古興亾之勢至宋一矯而造化若無術矣然竟亾于夷狄夷狄者興于三代盛于漢唐分裂於六季擾踐于五代終不能

一天下而迺一于宋制强臣之後明興鑒于前代其于子弟也則無秦之賊無晉之聚無漢之强於外戚也無預政於大臣也無兼任其待外戚之法嚴于魏制强臣之術密于宋矣此萬世之計也然而勢終不能無所歆其歆者曰夷狄曰閹監㫖　高皇慮之遠矣曰四夷内擾不足計獨虜必爲國患故兵不惜勞餉不惜費將權不惜畀親子弟不惜風露危險而　文皇又繼

之以五出塞三犂庭故虜雖爲今日之患而患在四枝不中於肺腑　高皇又慮之遠矣內豎止供掃除不得讀書與政事然至　文皇而卽不能守浸浸將矣再傳而振遂侵相至于直瑾賢而禍極矣蓋其患雖屢發屢巳而病在腑肺病去而元氣與之俱去元氣去而病終乘之然而不獨今也前漢以外戚亾而始於恭顯後漢以强臣亾而始于節甫安史亂唐朱李滅唐女

直以宋而其始皆未有不繇于中人者也如此
則今天下之大患必不在强臣而在夷狄不在
外戚而在閹監不待智者而知也然無術以救
之則又安事智者乎救之之術劑其偏權以利
害而已蘇轍曰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
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
人此匹夫之所智也此劑其偏之說也李綱曰
善治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

急而爲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
徐圖之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今天下
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
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
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可謂不知
輕重緩急之理矣此權利害之說也然而吾之
所謂分者非必分其土分其民而在分其權所
謂復方鎮之制者非必如唐之世其官專其利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論三

齊威王論

甚矣儒者之見不可以語事功豈特不可語事功亦阻人之改過焉夫事功者聖人之所重也欲成事功必有權衡而儒者欲以一切之法使其周而不漏不知其弊且胥溺焉豈特漏哉仲

尼曰過則勿憚改而儒者曰改則晚矣夫孰不知其不待改之愈哉而生知者寡矣故見過不改聖人之所憂而極儒者之弊必使人隱匿而自護此背聖之大而道之賊也齊威王爲國九年不治一旦烹阿賞卽墨而鄰國震懼此改過之大者也而方子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删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于左右之人至于九載而後悟安在

爲知乎夫使威王僞愚而實智則可曰術而九年之久未可耐也愚于九年而悟于一日不礙其爲智也猶之智于九年而愚于一日不礙其爲愚也而執前以責後則必威王安于終愚而後可而豈聖人望人之意乎又曰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夫三代之時爲惡者豈止麗于刑書者乎充方子之意必盡求而

刑之商周之獄溢于亾秦矣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懼則改矣夫刑之者亦欲其改也豈必欲肖其所持哉肖其所持者天之職也天之功隱故可以必肖焉然而緩急顛倒之權有妙施矣而後天之權伸而不褻王之職使民遷善改過耳故其人不麗于辟不欲苛索之也既麗矣始加辟焉而凡與之同罪者皆瞿然而思矣其辟不至于死者猶可改于將來矣故鞭朴者鞭其旯

後此聖人之權衡焉而以賞止卽墨罰止阿為非又背聖之大而道之賊也二者之弊均而其原不容人改過故責之上責之下皆無已時也操無已時之心烏得不激天下之大變哉故方子忠矣未可謂仁也仁則類于聖

韓信論

余年十五時嘗為淮陰侯論以證其不反其辭甚苦雖文采不足多也而意略盡矣讀王世貞

氏之辨其辭又有出于余者曰信之不反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大約謂信嘗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吏部曲何限乃舍而與豨謀豨自喜下賓客蘄得名耳高帝信周昌之說覆案之急乃始與匈奴通其他絮語不足道此二言者實似之然而非然也自戰國以來天下之才皆歸于客故言强言富言縱橫言名法言文學言仁義無不囿于客之中秦欲歸客于黔首故六國之

後嬴興以亾秦六國之王虜用其民久矣豈有
深仁累洽如殷之先王不可忘哉其諸公子大
率羸稚無遠略何以遂羣起而立國皆客爲之
也漢高所起用蕭曹絳灌之徒大率皆布衣之
交刃筆狗屠吹簫織薄之流非客也故雅不愛
客客亦弗歸唯淮陰曲逆留侯隋陸食其輩皆
君相之裔韋布之士非客所歸即客之輩也而
是時曲逆保功名留侯思脫世辨士文士非死

則佗何意于客故陳豨起而收之天下之客皆
歸焉豨事不成死耳度其人亦必恢廓爽朗足
以致客而又能用之淮陰侯以王孫落魄頓起
大業故天下之士好慕說而傾心所以蒯通之
流不難輕身鈎竒以嘗之今鬱鬱被縛歸天下
之士聞而願為之死者多矣豨固好客而素無
功非信不足市重信拘菽蟄下不敢與客通非
豨亦無以通聲氣于豪杰故當斯時天下雖定

渾厚忠節大槩又皎然不可礲如諸葛亮范仲
淹司馬光者不可得而覆也則曰其人已九分
矣惜未聞道此其說始于濂洛張于考亭而考
亭之學最盛於國初方正學者又非考亭之言
不言者也遂昌其言曰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
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訖立西
蜀使曹氏父子雎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
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内修明政敎㦲

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眞中世之豪也斯言也自非然者則可苟其然也盡有道者所爲有以加乎而乃曰然其學本出于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于王道蓋有大賢之才而于道未有聞也夫所謂申韓者以其治蜀頗嚴耳夫亂國用重典先王志之矣豈先王之用重典亦申韓而不知道乎其謂教後主以刑

名者爲昭烈曰丞相爲汝寫管子申韓六韜耳
夫敎人者因其才以後王之儒教之以棕核猶
且不能立而徒與之言寬和言化育其能濟乎
考亭之事理宗正學之事遜國皆好儒而篤文
者也二子非先王之言不陳于王前其或用或
不用或偶用或終用其一有濟乎劉璋據漢土
而自私不能奮起以存漢則取之也叓順于湯
武之取桀紂孔明可議則尹旦不叓可議乎孔

明之事主者忠矣得國者正矣治國者理矣使不聞道而能如是乎不聞道而能如是亦何貴聞道乎使曰倘聞道當不止此則二子者自以聞道矣何反不能庶幾萬一乎葢孔明既至燕與粵矣其不能踰河越江而至可知也使其能踰河越江而至必江河之外有別道焉行者亦求至耳又何計哉然終無別道也故正學他日亦曰若孔明之論事其不中道者鮮矣則亦知

死其能與禮樂乎余以不然以亮自比管樂故
以量其禮樂不興是謂不知亮以管樂之所已
見以爲已得志于天下而知其不能興禮樂要
不知二子矣二子者未可量也仲之書具在其
治齊者俱以周官之法實通于時而當于用而
其時其主俱適可以霸故止于霸而已毅之書
及所行事之詳度亮必見之今不可考矣然以
羈旅之士能用其民又能用諸侯之民以摧强

齊復故燕其人真仲比也故亮並擬之而功業未終身幾不保霸且不克而望二子者從容而興禮樂亦未揣其時也亮之不能取天下亦時也有亮之才足以一天下而吳生瑜又生遜魏生操又生懿足以撐支而不敗故論亮之時知其無死必不能取天下也使其能取天下則未可量其不能興禮樂也若陳壽之言淺知亮者矣豈真挾髡父之讎哉亮之才淺于治民精于

御軍故轉弱蜀而璽合滇蜀而一治民之效也
八陣之設營壘之建皆爲不可敗御軍之效也
而以語應變將略則槩乎未也夫立于不可敗
者將之經也而趨人之必敗者將之權也亮之
六出祁山俱立必不敗之地是以治軍之法以
應變也故魏延之策棄而不用荆州兵出西師
葬應皆持重而失時故雖以御兵之精至此而
終不獲大得志于天下者此也此于管樂尚未

及焉而徒以服獲小醜以為用兵如神此小敵之堅而大敵之瑕也兒童之見何足以言兵哉故亮之不可及者心術之純立法之密而其功不甚著者限于略禮樂不興者限于時

韓范將略孰優論

論事于成敗者淺矣不論其事之所以成敗而欲以衡是非定賞罰幾何其不失也好水川之敗論者皆智范而咎韓然亦嘗考其故乎當時

奴所敗則宋幸不用魏公之策耳使其策行是舉人先五百年而受毒也余曰是不然往者三路之敗以寡也非衆也深入奴穴利在步戰步戰者帥綎之所長而川湖軍所習也故當時以冒險者使綎當之綎以宿所倚勝之卒在途未至欲緩二十日之期而經略鎬欲以賜劍從事矣故揮淚而往而帥松又易視奴而忮綎故先期而入以底於敗先是奴知我分三路入曰彼

雖百道我惟一軍萃其力寡而不利分卸魏公之見也故以疲卒守險待綖而合精銳以當松松又先一日行故過而輒敗而奴乃移其全師以戰綖是時綖精師未至則二十萬者皆烏合也雖衆亦寡而師如栢所將獨多終未見虜則渾河牛毛之敗者猶之好水之單師也昧于宋而夏以立國昧于今而奴亦將夏矣賞罰之悞在一時是非之悞在萬世

王安石論

王荆公受無妄之謗多矣然其最不平者莫如開邊王韶之功具在史册姑不論論當時異于荆公者之言異于荆公者子瞻其著者也秦觀子瞻之徒也當哲宗時舉世以安靜爲得策而觀獨曰先皇帝凞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爲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抱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

人震慴不知所爲然猶未卽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閒資用尙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川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于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羌内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旣狃于永樂之後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卽位方務休靖未能

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
皆滅亡之道也繇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
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
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彼有必敗之形
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觀此則
當時情事灼灼可見元豐之戰功不就而邊事
因之以飭元佑之敵機可乘而矯枉者坐視以

不振不待智者而知矣而千古昧之匯怨吻以
横議旣枉口以屈一人因致懦以悞萬世屈一
人君子所痛也悞萬世君子所懼也痛可已也
懼無涯也少游當時獨能爲此言亦奇士哉子
瞻少時亦慷慨言兵見于所著策中以荊公之
故遂痛譏之而已亦不復道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一　終